

蓬萊市場 國貨商店一覽表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慶福銀樓 | 上海鞋室 | 三星鞋室 | 南昌鞋廠 | 蓬萊酒家 | 博覽書局 | 上海書局 | 杭州商店 | 廣東商店 | 鄭同福齋 |
| 公平鋼燈廠 | 三友實業社 | 五洲大藥房 | 中華玻璃廠 | 明星織造廠 | 大成織造廠 | 華福製織廠 | 振華陶器廠 | 集賢樓菜館 | 蓬萊西菜社 |
| 迎賓館茶室 | 啓明染織局 | 達陽綢緞局 | 永安綢緞局 | 九豐綢緞局 | 益泰綢緞局 | 永豐綢緞局 | 張永記鞋室 | 博愛服裝店 | 蔚然書畫社 |
| 天樂書畫場 | 一心牙刷廠 | 蓬萊照相館 | 蓬萊大戲院 | 中華貿易公司 | 明星內衣公司 | 青年服裝公司 | 戴春林香粉店 | 仁昌永料器廠 | 大生織物公司 |
| 張小全杭剪店 | 一棧梅理髮館 | 鄒謹初大畫家 | 老大家房食號 | 沈衡莊煙兌莊 | 春及堂篋扇店 | 建華磁器公司 | 明華內衣公司 | 永新針織商店 | 大中華象膠廠 |
| 華美雨衣公司 | 公興銀錢店 | 錦明水電材料店 | 冠生園食品公司 | 中華協記餅乾廠 | 公興西式木器店 | 志成簾竹器具店 | 星星女式服裝店 | 天興美術竹器號 | 冷香閣碑帖印社 |
| 鄒儉齋美術寫真 | 葉義記內衣公司 | 國瑞瓦斯燈公司 | 國光人造象牙廠 | 大東陽火腿公司 | 沈福記皮件公司 | 杭四寶齋筆墨莊 | 泰隆毛冷絨線店 | 桂林齋賽真首飾 | 本市場徵求開設下列各類商店 |

探案錄 白衣怪

(九一一) (青小程)

第十章 兇手已查明了
霍桑仍舊着他的臉上，緩緩道：「這却湊巧了。你舅舅家裏正等你去照料一切哩。」

霍桑又問他對於這件兇案有何意見，他又一口回答不知。霍桑又同樣提起這日另有沒有女友的問題，壽康也照樣否認。在我意中，霍桑也許要提出其他問題，不料竟出我的意外。
霍桑忽然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夠了，我們再不必耽擱你的功夫了。你趕快去罷。」

霍桑像放下了重擔一般。他撇了撇草帽，應道：「是，是。我已雇了一輛汽車在門口。待得慢得，再會罷。」他鞠了一個躬，竟先自急步走出廠去。
一分鐘後，我們也出了廠門，目送着霍桑的汽車疾駛而去。

霍桑向汪銀林道：「這少年很有些可疑。他的神氣上並不像剛才起身。他的鬚髮，和過分整潔的裝束，也不像是聽得了兇耗趕去奔喪的樣子。」
汪銀林附和道：「我也覺得如此。莫非他對這件兇案有什麼關係？」
霍桑的目光注在地上，牙齒咬着他的嘴唇。

馬占山為程志遠逼走

(淹)

前黑龍江代理主席馬占山，自為日方威感，即盡毀其昔日抗敵之英烈戰績，甘心歸附滿洲偽國，充任所謂黑省省長，聞者無不痛惜。惟昔日因馬氏抗日熱烈，自願率部聽其指揮之蘇炳文程志遠二旅長，則始終不贊成馬占山與敵逆及日軍共事，故蘇旅在滿洲里發生兵變，殺戮日人多人，而程志遠亦極盡苦諫威脅之能事，近外間盛傳馬占山已赴俄國，對於滿洲偽國之事，表示不合作，其實不然，緣東北方面之義勇軍，及吉林李杜丁超之自衛軍，王德林(王本德)營長，但近以四方來書，頗多，已有萬人以

張惠長將重就航空署長

(蘇小)

去歲軍事決裂，天南進行驅逐運動最積極，最熱烈的長光，南京政府管轄之下，凡隸粵籍之重要人物，為環境所驅使，靡不先後魚貫返粵，參與驅逐，而張惠長亦在內。南京航空署署長張惠長，奉某要人之電召，亦欣然赴粵，榮任粵軍總司令，滿脫威武，聲價十倍。茲者粵軍團結，一致對外，實力派領袖陳伯南、李宗仁等，皆已接受新任命，中央方面為統一法令根本，一致合作禦侮起見，特澈底改組粵方政治軍事之聯枝機關，顧粵方陸軍已改



吳佩孚壽辰之今昔觀

(鴉一)

近日各大報封面廣告，登有吳子玉將軍壽辰一則，予向例不喜廣告，因其標題字，大如胡桃，而吳佩孚三字，更為觸目，予向慕吳之人格，且信其四不主義，以之救國，定有可為，無如吳將軍之壽辰，有雄心，而政府不假尺柄，用武無地，撫軍空談，今其大名，忽出現於煌煌封面之中，意必再起東山，出師抗日，中心為之一慰，於是集合目力，細閱下去，孰知啟事云：全出意料之外，蓋非祝壽，乃謝壽耳，原來吳將軍壽辰，即今天為吳將軍五十晉九生辰，吳將軍以國步艱難，不欲稱壽，又恐交臂失之，故先期登報辭謝，中有「天災流行，國難未已，嗷鴻遍野，愧無壽世之方，戎馬在郊，忍拜酌觴之賜，」四句，乃為謝辭，披覽一過，不禁神往，乃歎光陰箭疾，韶華不再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斯言良不我欺，當吳任三省

短篇胡買辦

(二一) (雪白)

「不好，這裏不能坐人，要是老胡再來瞧見，埋怨起來，大家都受不了的，我還是去一個人去走一趟，請你們在這裏罷，讓老胡進來時，你們只管假意辦公，他看見一定很滿意的，」錢張聽了，都點頭表示贊同。當時，王先生把桌上的幾本帳簿都鎖在抽屜裏，正想立起身來，預備出外，瞥見毛小弟很輕捷的蹣了進來，用嘴向大家噓了一聲，接着低低的說道：「胡先生來了。」
大家聽見此話，彼此連忙一使眼色，都端正坐着，早見胡買辦已搖搖擺擺的走了進來，他一瞧寫字間內已經有人辦公，果然露出很欣喜的樣子，錢張兩個人，心裏都懷着鬼胎，深怕胡買辦要提起昨天的事，但王先生和毛小弟，却存着另外一種心理，只覺得胡買辦自今天，一連兩天特別早起，實在還是幾年以來破題兒第一遭哩。
「胡先生，是嗎？」胡買辦一開口就說此話，大家一聽，都覺得有些特別，放着眼前重大的問題不談，為甚麼要提及那無足輕重的烟紙店呢，當時大家都把視線，注在胡買辦的臉上，表示要聽下文的样子，胡買辦果然續下去說道：



難會談於洛陽，吳亦會員之一，如果親親到席，其感觸又當何如，惟據近日報載，會員到者寥寥，以意揣之，此日躬赴國難之人，決不如此當日奉勸上壽之人之衆多也，嗚呼噫嘻，